



融水文史资料

2

政协融水苗族自治县委员会编
1986

融水文史资料

第二辑

民族史料

- 融水苗族自治县苗族族源初探……乔朝新（1）
融水苗族自治县癸亥苗民造反运动始末………乔朝新（10）
融水寨捞苗民反“三征”暴动始末………贾文彬 韦明山 贾文质（27）
大成国与天地会在融县的抗清斗争始末………曹仕谦（40）

现代史料

- 高沙滩底史话………陶保禄（47）

抗日战争前期融乐镇的抗日救亡运动	蒋学伟	(59)
智取高街粮仓	莫瑞峰	(68)
回忆融县城厢公安委员会	宋启贤	(73)
大军洞头歼匪史实	李锦珍	(82)

文化·教育·经济

贝江文化和贝江的制纸业	梁浦云	
1、贝江文化		(85)
2、贝江制纸业的前后		(88)
3、贝江制纸业的衰落		(93)
融水清、民年代教育史话	曹仕谦	(98)

人物活动

文贵勤奋读书为人民	杨文广	(111)
火花在斗争中闪光——忆杨文贵青年时二三事	杨文光	(106)

政协委员潘鸿钢医生………… 曹仕谦（114）

图片·绘画

- 一、柳北人民解放总队总部旧址
- 二、柳北人民解放总队战斗过的地方——鸡笼山
- 三、柳北人民解放总队战斗过的地方——牛且坡
- 四、柳北人民解放总队战斗过的地方——白马山
- 五、柳北地下党永乐革命烈士公墓
- 六、柳北党史亭及革命纪念碑

以上图片除县政协和县文联联合举办的柳北革命根据地写生组画（县文联和县文化馆供稿）

融水苗族自治县

苗族族源初探

乔朝新

融水县的元宝山、林王山、白云山和滚贝老山一带的北部山区居住着一十四万五千多苗族。苗族占全县人口百分之三十七，居住地域约占全县面积的百分之七十。融水县是全国四个苗族自治县之一。“广西的苗族大约是十世纪以后陆续从湖南、贵州等地迁来的，故多居住在与湘、黔毗邻的几个山区县。”①对于本县苗族历史上的迁徙，过去一些学者根据苗族“海洋”一歌，作笼统的分析。认为本县苗族是从海洋地方沿江来到柳州，然后到融水再沿融江上到贵州雷山一带苗族叫鸠友鸠拢的地方。一说是因为受侗族歧视而南迁，一说是因为子孙

繁衍而南迁。到底古时的海洋是后来的什么地方，谁也弄不清。有猜是海南岛、有猜是广州，其实只凭近海近江去推测，因为没有文字记载，实难考证。近年来不少研究苗族历史的同志，发表了很多论文，对苗族族源和迁徙作了探讨，比较一致的看法是：“苗族先民是历史上的“五溪蛮”或“武陵蛮”。苗族的迁徙路线是从左洞庭湖右彭蠡水天相连的地方西迁辗转五溪然后到贵州雷山一带再南下榕江、从江。

本文拟从近年来在本县搜集到的口碑资料对县内各地的苗族由来，作初步探讨，为爱好苗族历史的同志和研究苗族史的专业工作者，提供参考。从我们的调查，本县苗族历史上约为三个主支组成。为便于叙述，下面把从贵州南迁的一支称北支，从融水县城附近北迁的一支称南支，从桂西东迁的一支称西支。

一、北 支

北支苗族人口最多，居住地域最广，是县内苗族的主体。北支先民从贵州鳩友鳩拢^②南迁到榕江县城一带居住一个时期，故古时有八

万古州七万苗之说。先民在古州集众竖第一个大竖岩，苗语叫“耶整高脚汪欧”。第一个大竖岩的第一次大会，主要内容是团结一致，反抗外族的压迫和侵略，苗语叫“五丢屋吶”。在榕江一带人口发展多了，逐步南移，很多事情要作规定，后来又在从江县的大洞集众竖第二个大竖岩，苗语叫“耶引朗脚鸠东”。第二个大竖岩的主要内容一是改革婚礼，一是讨论分支。就在鸠东竖岩决定分万九在上，千九下来③，下来的千九就是北支先民。北支先民南下到乌东洋汪④，再次分为沙、分、鲁三个小支。沙下到大年乡的稿雍五千屋地停留一个时期，然后散居大年、拱洞、红水和洞头等乡各村，沙以贾为主姓。为了先占较好的地方建立村寨，一个祖连夜从五千屋地走来高武，到村东一个坳，担在肩上的鸡啼了，故命该坳为鸡啼坳，近人沿用。鲁沿大年岭来到大年上边的乌因停留一个时期，因和大年石姓侗族争乌因的田段不赢，又继续东迁过大年河到能雅鸟邦停留，然后散居拱洞乡东部和白云乡西部各地，鲁以龙为主姓。沙和鲁定居后先民们划有

明显的地界，腊荣村分为两半，一半归沙。一半归鲁。分沿融江下来到贯洞停留一个时期。然后散居大年乡北部、三江县富录乡和贵州黎平县的分同一带。苗族古理词有沙丢五，鲁丢东、分丢里之说（即沙在山，鲁在中，分在江）是当时北支沙、分、鲁居住地域的划分。如今除鲁外，沙和分已参杂住县境各地村寨。

北支迁入本县，为了区别各自的祖支，他们把各自的支名定为村民的第一个字。清代在给苗村定汉语村名时，沙定为高，分定为滚，鲁定为龙。故今本县有高文、高武、滚勤、滚贝、龙培、龙令等村名。甚至有的村名是和贵州雷山一带相同的，如高文、高武。

二、南 支

南支以梁为主姓。据说他们的祖先从湖南迁来，到融水县城附近的东良定居，若干代人后一个祖沿贝江北上，到安太尧良、尧电居住一个时期，然后分一部分到培秀，再由培秀分一个祖叫姑老的到安陲吉慢。建国前安陲吉慢曾有人来东良参加过祠堂祭祀活动。现在的安太、安陲和香粉几个乡的梁姓苗族属南支。他

们和融水乡和永乐乡的梁姓汉族据说同一个祖支，而居住山外的是汉族，山内的是苗族。

三、西 支

县境内滚贝、杆洞、红水、拱洞和大年等乡苗村，普遍住有韦姓苗族。据杆洞百秀、滚贝吉洋的群众说，他们韦姓的祖先原来是壮族，是从桂西东兰县一带迁来的。在三防定居，然后从兴洞分一个祖进山，现在居住山内的韦姓苗族，就是这支人。他们语言和风俗习惯各个方面没留有半点壮族迹象了，只有的地方如滚贝一带，祭祖还用壮语。

县境内苗族中还有杨、吴、杜、蒙、何、滚、潘、王、凤、云、马、石、兰、周、镇、陈、董、李、廖、管、薛、柳、戴、袁、莫、罗、贺、黄、荣、白等姓，他们占苗族人口的相当一部分。他们中有的原来是其他民族，因从事农工商某一职业，进入苗山，而后定居下来，由于和苗族相处在一起，在生产劳动过程中学会了苗语，跟苗族通婚，于是就自然而然地和苗族融合了。据我们所知，邦阳的杨姓，高校的李姓和马姓，吉格的袁姓，元宝的

陈姓、岩脚的石姓等是属于这种情况。有的是原来同一个姓，为了通婚，而将一个姓改为他姓，乌吉董姓是这种情况。还有历史上因为种种原因，如小姓受歧视或祖宗犯了法而改从他姓的。另外苗人没有文化，历代给别人代写姓名时写错了而沿用下来。由于没有文化，苗族古时更改姓氏是常有的，尤以北支为常，如现在滚贝村的管姓，历史上就曾用过昆、滚为姓。

据我们调查，县内苗族迁来后历史最久的只十五代人。（当然也有的人代可能忘了的）。每代人以三十年计，也不过是距今五百多年的历史时期。五百多年前县内山区到底是些什么人先住呢？我们带着这个问题作了调查。得到的资料是，县内山区凡比较容易找吃的地方，也就是沿河两岸比较平的地方，普遍留有白苗住过的屋地。安太寨怀、拱洞平卯还流传有他们的祖先赶白苗的故事。所以我们认为在苗族还没迁来之前山区住的是白苗。那么以前的白苗，是否是现在县境内的白苗呢？殊难作肯定。据上兰白苗老人说，原来住上兰地方的那支人，白苗语叫梅诺，他们不是原来那支人，

他们用白苗语称自己叫爹哋，最先那支人逃到贵州方面去了。

县内各支苗族在宗教信仰，衣食住行，婚姻丧葬和语言各个方面大同小异，唯过年过节各支有不同。苗年，北支是每年农历十二月的第一个卯日或第二个卯日开始。（部分也过子日）南支则是农历是闰年才有苗年，按十二个月过年，农历是平年，则和其他民族同。西支则规定每年十二月初一，为苗年初一，年年如此。

县内苗族在苗年初几都有扮演芒勾暮故的习惯，南支尤盛。每年春社的社坪节，十三年一度的拉鼓节为北支特有。我们认为拉鼓和芒勾是古老苗族的一个特征。至于为什么有这样的习惯，待作研究。建国前，县内有的不属北支三姓的也有拉鼓，有属北支三姓的也没有拉鼓。属北支三姓没拉鼓其原因有二：一、是嫌拉鼓耗费，而借故不拉的。如洞头村贾姓原来也有拉鼓的习惯，后在一次拉鼓完毕，将鼓置于河边沙洲，次年洪水将鼓流失了，他们就说，我们没有鼓了，从那以后就不再拉鼓。

二、是迁徙各地，最初只一家一户，做不起鼓，久而久之也就不拉鼓了。例如：乌吉贾姓、元宝贾姓他们不拉鼓，但有十三年一度的吃鼓，苗语努牛。至于不是北支三姓也有拉鼓习惯其原因有三。一、是同拉鼓姓同住一个村，每度拉鼓，都挨和拉鼓族的招待亲友，干脆说自己也是拉鼓族。尧龙潘姓邦阳杨姓拉鼓，就是属于这类情况。二、是觉得拉鼓既有名声又得热闹，而借故说沾了鼓鬼，也就拉起鼓来，龙令杨姓，原来没有拉鼓这一节日，传说到高文娶一媳妇，那媳妇把父亲送的一棵鼓钉带去，说是沾了鼓鬼，后来也拉起鼓来。三、是原来与拉鼓三姓同住一个村，也参加拉鼓，后拉鼓姓因种种原因，或绝了后代，或穷下去，而处于兴盛地位的他姓顶上，成了拉鼓主。

至于北支迁来时，还有什么姓？现在县境内的白苗，是不是以前苗族未迁来时，住在山区的那支白苗的后裔，县内同姓不一定同支，另外对上面列的二十多个姓的迁徙等等问题，我们虽掌握了部分资料，在此不再一一加以叙述。可以说我们掌握的资料还很不足，有待进

一步调查。总之，以上说的三个主支是组成县境内苗族的主要部分，各支是从不同的方向迁来的。过去“海洋”一歌，那个海洋或许就是那个左洞庭湖右彭蠡那个水天相连的地方。所说逆水上江，依山上岭，上到鳩灰鳩枕的那段历史，或许就是历史上苗族先民辗转五溪，然后到贵州雷山一带的历史。

苗族是历史上受压迫最深的少数民族之一，迁徙频繁。我们只凭口碑资料，加上参阅近年来发表的有关苗族资料文章，作以上综合叙述。

融水苗族自治县 癸亥苗民反抗运动记

癸亥（1923年）年间，地处黔桂交界、又与罗城、三江两县接壤的融水县北部山区的苗族、瑶族和部份侗族群众，暴发了一次联合起来，反抗当时地主匪霸政权的造反运动。这次造反运动所涉及地域之广、参加人数之多、时间之长、声势之大和灾难之深，都是这一带地方少有的，它是百余年中最大的一次。民国时期有些人污蔑这次运动是“苗人发苗疯”，这固是不值一驳的无稽之谈，属于流言蜚语、无知瞎说一类。据民国三十五年（1946）修纂的《三江县志》记载：“民十之际，何中权、刘保奇、杨忠庭、李谓清曾侵入苗山，苗人削桃为刀剑，借神权令妇女裸体、披发，执之以冲阵，战于枫木、高校一带，大遭屠杀。

虽愚可悯，亦足见其抵抗性迄今犹存，而驱其男妇置之死地，莫敢或违者，又可见其平时规约严束以至之也。”这段记载失之简略，回避苗民被迫造反实质，但还算比较如实地反映了当时的情况。

笔者两年来出于修志工作需要，对这次苗民造反运动作了比较全面的调查，先后走访了安太、香粉、四荣、安陲、白云、拱洞和大年等七个乡的三十多位古稀以上老人和其他群众，其中有六位还是亲身经历者，现根据调查材料，作如下记述。

一、苗民造反起因

癸亥前几年，时值广西新旧军阀争霸，豪强割据称雄之际，县境北部山区乃处于严重无政府状态。当时的山区社会更是强凌弱、众暴寡，横蛮者无休无止地欺压老实农民的状况。庄如《三江县志》所云：“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二四年间，匪而官，官而匪。”当时的汉、侗族地主豪绅，原已占有山区政治、经济优势，趁无政府泛滥之机，更加肆无忌惮，为所欲为。他们明里当官，暗中为匪，巧取豪夺，敲

骨吸髓。经常是大匪派钱，小匪抢劫，而且一派再派，一抢再抢，没有止境。山区人民，特别是苗族和瑶族人民，被折腾得食不裹腹，衣不遮体，面临死亡边缘。

这里，以当时拱洞河流域各苗村为例，一九二二年春，大浪乡汉族恶霸罗日飞，就曾带兵丁五十余人，到各村去索取所谓“伙食钱”，除良双村以武力抵抗拒付外，其他村屯都被迫交出很多银子。仅高武村，三百余户，就被迫交出三千七百两银子；同年冬天，平卯侗族大地主廖飞鹏又以“筹钱养兵、保卫地方”为名，索取各村寨每户一两银子为基数；又据各户拥有的田亩数，每亩增加一两银子；田亩多的农户，还要另派买枪钱。等等，结果，群众被迫出卖猪牛、出卖田地、凑不够数者，只好忍痛把妇女们的银饰脱去顶数。

其次，土地高度集中，贫富极端悬殊，是苗族造反运动形成的第二个原因。当然，由于历史原因，苗族和瑶族在文化、经济上比其他族落后一些，这是事实，但在癸亥前那几年，由于无政府状态所强加给苗、瑶老实农民的暴

政更多，他们在饥饿和暴政下，不得不出卖土地，几年间，明显出现了苗村的田地骤然减少，其他村田地骤然增多的情况。其结果是苗村中的佃农、半自耕农都变成了无田无地的雇农四出打工。苗寨的田地都集中到平卯十八户地主和八户富农手中，仅培金一个几十户的小村，平卯地主就建有五个禾仓。每当秋收季节，平卯廖飞鹏等十几户地主组成船队沿河催收租谷，气焰极为嚣张。当时苗民唱道：“禾进富人仓、肉进富人坛，剪完禾把又饥寒”。在饥寒交迫的情况下，促使各地苗民在癸亥年间铤而走险，暴发了一次轰轰烈烈的造反运动。

二、造反运动始末

（一）、酝酿造反

首先是安太乡寨怀村有位侗族青年，名叫石老保，从小打工，为人老实，爱打抱不平。癸亥年农历二月初有人传说他成了“仙家”、当了“皇帝”，于是，元宝山一带几十个苗瑶村寨，纷纷派人送去米和蛋，说是给“皇帝”送月米。其实是借机联络，酝酿造反。不久，